

情在海外系列

情定佛罗里达

● 桑妍

有谁
真教她好奇……
像他这样一个男人，
招惹得起呢？



情在海外
系列

情定佛罗里达

桑妍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定佛罗里达/桑妍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4
ISBN 7-5399-1756-3

I. 情... II. 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7551 号

书 名 情定佛罗里达
作 者 桑 妍
责任编辑 阡 陌 范 晋
责任校对 董 仁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滨海第三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1 万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56-3/I·1657
定 价 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获加拿大亚洲出版股份公司授权

“情在海外”系列导读

阡 陌

这是一组描写华人在海外生活和际遇的爱情小说。四个不同的作家写了在四个不同国家发生的情爱故事，其中《爱陷东京》和《爱翻纽约天》是滴滴的新作。《爱翻纽约天》描写的是新加坡富家子弟夏瑞凡与其小妹在纽约的奇遇。夏瑞凡生在商家，但不愿意从商，他热心戏剧，因不满家庭约束，出走到美国洛杉矶开创他的事业。突然间，他的家族对他发出了“家族通缉令”并派人到纽约“抓”他回新加坡。为此他不得不“流亡”到纽约“避难”，在那里意外遇见美丽的爱搞恶作剧的怪洋妞碧姬，发生了连串的喜剧。此后他的小妹畔宁也“出逃”到纽约，落脚在同一幢楼，碧姬与夏瑞凡，畔宁与西蒙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想观念不仅产生了热辣的爱情喜剧而且引申出回味悠长的人生况味。

《爱陷东京》则是一部非常时尚的小说。描写疯狂的哈日族(追求日本时尚)女孩秦夜遥，她哈日剧，哈偶像，哈

PRADA 名牌,光哈还不过瘾,还飘洋过海“哈”到东京。

在东京的电车上,她邂逅一个日本“花花冲浪男”(听听这些名字有多新潮,有多古怪)那个叫做悠朗的日本男人,把醉酒矍眈的秦夜遥带到爱情宾馆,居然有了一夜情……令秦夜遥追悔莫及的是,悠朗竟是她的好朋友香织的男友!这使她陷入了矛盾、困惑和痛苦之中,真正的爱陷东京,不可自拔。

这部书写得很火爆,书中描写的是二十一世纪青年人的超现代的生活、情感,他们也像欧美人那样,可以一夜风情,然后各奔前程;她们可以在男友夸奖别的女人时,掀翻桌子,然后把男友推给他夸奖的女人,而毫无烦恼,只如同脱下一件衣服那么轻松。

这种“哈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虽然还不普遍却已经出现。但我们的明天会是哈族横行的天下吗?我想不至于大家读了这本书以后也去“哈日”“哈韩”的穷浪一把,因为中国毕竟有中国的传统,中国有中国的道德标准。

流行的特点,就是流,而后行,就像河水,从远方流来,向远方行去。许多流行的东西常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我相信哈派也只是流而行去而已。

《多情维也纳》并不是发生在维也纳的故事,而是书中的主人翁开的一间酒吧叫做维也纳,描写的是发生在这间酒吧里的故事。心地单纯善良的罗欣黛大学毕业后第一次离家到台中工作,孤独一人在餐厅里渡过圣诞夜,不料一个错吻,让她与风雅俊男袁道祥认识。不过,她把他还视为仇敌,而袁道祥却对她一见钟情,并决心要与她共度终

生。就在他猎艳即将成功之际，他的前女友，为了报复他，夺回他，不怀好意地接近罗欣黛，并用手段获得了罗的信任和同情。报复计划开始了，使得罗与袁之间的爱情历经考验和波折。眼看两人的误会加深，关系无法挽回，而一个小小的计策，使得柳暗花明……这一切都缘于圣诞夜的那一个梦。但那不仅仅是梦。

这一篇小说写得比较传统，平实。但也有它独特的味道。

《情定佛罗里达》是写得比较细腻的一部，人物内心的情感，通过精警的语言表达出来。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故事，通过作家的笔触变得委婉动人，作家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展现，写不同性格间的差异，因这种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这应了名家的话“故事是性格的历史。”“矛盾冲突是性格的冲突”。此外这部书叙述语言很流畅，娓娓动情。

《到意大利钓个凯子》一听这名字可能您会以为是喜剧胚子。因为跑到意大利去钓一个金龟婿，还能不乐吗！其实爱情线索在这本书中只是附线，而围绕国际刑警与意大利黑手党之间的曲折复杂斗争才是它的主线。爱情和犯罪相汇，正义和邪恶交织，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部书才显得那么耐看。当然，这一部书有它的明显不足之处，那就是名字是“到意大利……”而其实在意大利很短暂，很仓促，笔锋一转就将人马调离意大利了。此后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日本和台湾。“到意大利”真正是浪得虚名。

这一组小说大都把背景放到了外国，显然作者是为了借助异国风情来增强自己作品的感染力。当然也便于把

人物放到陌生的环境里去展现,更多一层考验。

无论是佛罗里达还是东京,无论是意大利还是纽约,都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展开浪漫爱情的舞台,仅此而已。而最重要的是看故事的本身,是否有吸引眼球的神秘力量。



A

清晨的阳光撒满整个室内，但窗外嘈杂的车声，破坏了阳光的温暖和静谧。“噢，吵死了，为什么住在台北的人，每天都要忍受这些噪音？”阮子薇生气地自床上坐起。

“子薇，别抱怨了，我们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栖身。”阮母打开她的房门叹气说。

确实，她们只有这间窄似鸟笼的公寓住，以及简陋的家具可用。自从她父亲过世后，母亲就含辛茹苦地把她抚养长大，其间不乏叔叔的金钱资助。

但自从她高中毕业后，她便拒绝叔叔施舍似的帮助，把叔叔他们一家人的势利眼，阻隔在门外。

为了完成大专学业，她只好夜夜到餐厅端盘子当小妹，好不容易完成了学业，她又得为自己的服装设计前途开辟另一个领域；于是她又到一家美仪美姿造型公司学习美容、美姿的专业知识。到底，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终于为自己的事业扩展了美好的远景。

虽然她凭着一身的专业技能得到在一家美仪造型公司工作的机会，但仍须为生计而奋斗。



“子薇？”阮母唤她。

“妈，有事吗？”

阮母在她的床边坐下，凝视着女儿优雅的瓜子脸、秀气的鼻子、可爱的红唇，以及亮似烁星的黑眸，然后引以为傲地微笑着。“妈有事要你帮忙。”

母亲从不求她什么的，但今天——

“妈，什么事？”阮子薇茫然地看着母亲。

“你叔叔……她希望你抽空去美国帮秀芳做美容、美姿，以及服装造型的指导。”阮母期期艾艾地把话说完，只因她知道女儿讨厌叔叔全家。

阮子薇差点从床上跌下。“妈，我希望你还没有答应他。你是知道的，叔叔全家都是势利鬼，都是狗眼看人低的小人！”

阮母知道个性固执的女儿会有此反应。事实上，连她自己都对她的小叔有些反感；他不仅是势利的人，更是喜欢讥笑他人的小人。过去，有许多年虽接受他的资助，但也受尽他的冷嘲热讥。

还好，他已经把台湾的土地变卖，举家移民至美国佛罗里达州，她和女儿便不用再忍受他们一家人时常挂在嘴上的“善行”讽刺。不过，话说回来，她们仍欠他一分情，所以这次阮子薇必须帮他。

“孩子，妈已经答应他了！”阮母用莫可奈何的黯然眼光看她。

“妈，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我就是不想去！”阮子薇微愠地扭绞着被单。纵然她知道母亲的心思，但她仍无法去



忍受那一家人的歧视眼光。

不悦的叹息声自母亲的口中逸出。紧接出口的话也充满央求的意味。

“子薇，他只要求三个月，你就答应他吧！况且，你也可以乘这个机会到佛罗里达州享受美丽的阳光！”

“美丽的阳光？台湾就有，何必跑到佛罗里达去？”怒气使她语气尖锐。

“子薇——”

对叔叔一家人的厌恶，使阮子薇使出叛逆的脾气，即使她明白母亲心中的苦涩。

“妈，他们只是要我去当秀芳的佣人，他们根本不是真的要我去做什么美容、美姿的指导！”

母亲慈爱地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抚着女儿略嫌苍白的脸蛋。“孩子，你都二十五岁了，连游玩的滋味是什么都不知道，为了这个家，你已经够辛苦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去散散心，顺便——”

“顺便还他们的人情，是不是？”阮子薇握住母亲带茧的手，眼眶微红地接下她的话。

阮母欣慰地微笑点头。“毕竟他会资助你完成学业。”

“但是他的帮助让我感到自己卑微，没有自尊！”她僵硬地回答母亲。

“算了，子薇，他原本就是那样的人，况且我们也真的是欠他一分人情，你何不忘了以前种种的不快？”阮母握紧她的手，平静地告诉她。

望着母亲满头的灰发，以及眼里的乞求，阮子薇知道



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因母亲是一位感恩图报的传统女性，若是她不肯答应，势必会伤了母亲的心。不过，她不希望母亲有着“将受惠者变成施惠者”的心理束缚。

“好吧，我答应你。”阮子薇秀眉深蹙地平板说道。

阮母凝视女儿既哀又怨的表情良久，然后起身往门外走去。

望着母亲苍老的背影，她苦涩地回想以前叔叔一家人是如何在亲友面前夸耀他们的善举，和他慈悲他们的……

想着往日没有尊严的一幕幕，阮子薇不禁哀鸣——以后的三个月，将是她的人间地狱？

阮子薇的父亲不像她叔叔那般幸运，早早就过世了，而她叔叔不但事业一帆风顺，甚至拥有庞大的财产；如今他已将所有的事业移至美国，且阖家搬到美国佛罗里达州。

虽然叔叔是个亿万富翁，但是寄给她的旅费可是斤斤计较，算及锱铢，数目恰好只够她搭飞机及从机场坐计程车到他家，其它的费用皆由她自行支付。

阮子薇站在叔叔位于海边豪华别墅的门前冷笑。这次他还让她搭飞机的头等舱、坐计程车，而不是叫她搭经济舱和她从未坐过的美国巴士，这已经让她感到很幸运了。

走进叔叔豪华别墅，阮子薇对于眼前过于华丽的客厅，以及充满铜臭味的一切摆设，不觉嗤之以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逃脱她对他们一家人个性的评估，因此，她并没有觉得意外。



不过，最教她诧异的是，他们并没有以往对她的注意力，以及自我标榜的傲慢言辞，好像她的来到已失去以前他们夸耀自己慷慨的炫耀价值。

从方才他们一家人的言行态度看来，显然他们被某种目的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可是，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这一家人的注意？

当她正处于不解时，婶婶便以命令的态度指派她。

“你去帮秀芳把衣服整理好，并淘汰掉太简陋的衣服！”

是简陋，还是粗俗？阮子薇忍住想笑的行动，瞪着婶婶身上珠光宝气的俗样。

“快去，别在那里发呆！”婶婶像粗野女人般吼她。“我们虽然会出资帮助你读书，但，可也不会奢望你能回报我们。而这次我们花了钱请你来，只是希望你能陪伴秀芳。”

不曾奢望她回报？只是来陪伴秀芳？这种违心之论她都说得出口，真是教人替她汗颜。阮子薇在内心冷笑。

幸好婶婶没有再攻讦她，交代完之后，便匆忙往外走去。

阮子薇踩着铺设了华贵地毯的阶梯走上楼，然后在—个宽广的房间中找到阮秀芳。

—进阮秀芳的房间，便见到凌乱不堪的景象，更滑稽的是，她竟把内衣丢得满地都是。

“子薇，我不知该怎么整理衣橱，更不知道如何选出简陋的衣服！”阮秀芳手忙脚乱地在衣服堆中翻来拣去的。

看着四处凌乱的衣堆，以及俗丽不堪的衣饰，阮子薇



很想告诉她,这些衣服全都该淘汰掉!

但是她更明白阮秀芳和她父母的价值观,也知道他们的格调根本不值一提。

她尚未开口,阮秀芳便说:“没关系,妈说你以后都会帮我打点一切,包括化妆、梳头,以及选衣服!”

天!这不是女佣是什么?阮子薇扯扯嘴角冷笑着,但是她仍开口指导阮秀芳。“你该把那些——呃,内衣裤收进抽屉,然后把衣服一件件挂好——”

“可是妈说要淘汰掉一些衣服。”阮秀芳突然停止手上的动作。

蠢女孩!一点自己的观点都没有,只会盲目地听从别人的意见。阮子薇翻白眼表示受不了阮秀芳的没主见,没好气地说:“我会帮你选的!”

“哦!就像欧洲中古时代服侍主人的仆役一样吗?”阮秀芳喜滋滋地开口问她。

仆人?阮子薇很想出拳海 K 她一顿,但是理智告诉她,别丢了母亲的脸。

撇开那股怒气,阮子薇把注意力重新放在阮秀芳身上。她发现此时的阮秀芳和上次她看到的些不同——秀芳好像瘦了许多?

记得秀芳的身材像婶婶,骨架不但大,且微胖。虽然她和秀芳的身高差不多,但是微胖的秀芳总是让人感觉高大许多。但现在的秀芳看起来却瘦骨嶙峋,甚至还有些苍白,一点都不像她印象中的阮秀芳!

“你是不是病了?”阮子薇问她。



“没有啊!”阮秀芳直接地回答她。一会儿,好突然领会什么似的,开心地说着:“你感觉我瘦了!?知道吗?我是以健康的方式厉行节食,才有今天的成绩!”

她一点也不健康,但她却开心得像得了什么宝似的!阮子薇暗忖着。稍后,阮子薇又把目光放堂妹身上,并仔细地端详她,发现她的发型也变了!

不过,以她的专业眼光看来这一点也不适合阮秀芳。

她俩只差一岁,但由于环境使然,她的思想一直比秀芳成熟很多。虽然她不知道秀芳是否有恋爱的对象,但是由她异于以往的兴奋眼神,以及叔叔、婶婶的态度看来,这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秘密!臆测好半晌,阮子薇决定将它找出来。

可是,要从何找起?问号在她脑中交错着,突然,她发现不远处有一盒极性感的内衣。

“怎么会有这个?”阮子薇拿起它欲瞧仔细,却被羞红脸的阮秀芳一把抢过。

“别……别碰,这是我……我的新内衣。”阮秀芳结巴着说。

“真的?为什么我不能看?”她狐疑地看着阮秀芳。

“不可以,这是我的秘密!”阮秀芳死命地抱紧那盒性感内衣。

即使秀芳不给她看,她也知道以那种光泽炫丽的布料及颜色看来,那些东西非常昂贵。可是,她的用意何在?只是用来穿,还是诱惑男人?

虽然只是自己的猜想,但一想到秀芳既保守又怯懦,



且怪异的个性，如果去诱惑男人的话……阮子薇就想狂笑。

不过，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是你平常穿的？”阮子薇故意睁大眼睛问。

“不，不是——”她的口快致使答案昭然若揭。

“不是，那是做什么用的？”阮子薇略得意地再问她，只因答案就快揭晓了。

“这个……呃……”阮秀芳想做出腼腆样，却适得其反，反而变得有些傻气。“其实是有一个人认识的人要来这里度假。”

“男人？”阮子薇有些愕然，但也在瞬间明白为何叔叔会要她来的原因。“你恋爱了？”

阮秀芳看着她略显关注的表情半晌，才把这个故事说给她听——

“他住在纽约，不但有财力雄厚的事业，而且能干、英俊。你知道吗？他的眼睛像有巫咒般会迷惑人，鼻子像雕塑完美的迷人艺术品，嘴唇则像吸引人的美酒充满诱惑——”

在阮秀芳话语停顿间，阮子薇不禁默想，这样的男人安全吗？这样的男人适合秀芳这样呆板的女孩子吗？

阮秀芳接着说：“还有，他上次来我们家住了两天，离开时还说，他因为有事不能多住几天，所以感到很难过。子薇，你知道吗？只要和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女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会使你觉得自己像个淑女；走路时，他一定走在前面为你开门，在你进屋时站起来



致意……”她一脸的陶醉样。“哇！反正他实在太棒了，我爸妈都很喜欢他！”

阮子薇难以置信地看着堂妹，只因为她从未看过阮秀芳如此急切发表她的意见和看法，更遑论眉飞色舞地谈一个男人；因为阮秀芳以前是那种闭塞别扭的女孩！

但，她一听阮秀芳对这个男人的形容，只觉这个男人让人感到不安，好像回到欧洲中古时代那样可笑。

“听起来像是不错，但，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伟德，英文名字叫罗杰，今年三十二岁。”阮秀芳面带憧憬地回答。

“他是中国人？”阮子薇还以为那男人必定是拥有各项优秀条件的美国人。

“少土了！”阮秀芳朝她不屑地皱眉头。“他是华裔美国人，不是中国人！”

那有什么差别？但是看阮秀芳的态度好像身为中国人是可耻的一件事似的。

“你不也是中国人。”阮子薇嘲讥她。

“就快要不是了！”阮秀芳得意地说道。

“但是你仍然叫阮秀芳！”阮子薇看着极想成为美国人的堂妹。

“不，我现在叫温蒂。”她骄傲地宣布。

“汉堡？”她戏弄阮秀芳。

阮秀芳气得满脸通红。“子薇——”

“好吧，我不说了。”她耸耸肩。

一会儿，阮秀芳好似又跌入她编织的虚幻里。



阮子薇见她如此投入，便随口问她：“你和他订婚了吗？”

她脸一红。“还没有。”

想也知道，像她形容的那种男人，必是拥有迷人的体格，身旁不乏成群的女人围绕，和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可是，他却对秀芳持以绅士之礼？真教人如坠五里雾中！

“你对他认识多少？”阮子薇很好奇。

这个阮秀芳的脸更红了。“我根本不了解他，而且我也未和他独处过。”

“这次他打算来住几天？”阮子薇想知道那位大少爷究竟要停留几天，但是阮秀芳好似不太想谈下去。

“嗯……呃，事实上，他是开着游艇来这里度假，并不是要来我家。”阮秀芳支支吾吾地把话说完。

阮子薇惊讶地睁大眼睛。“天！你到底见过他几次？”

“我告诉过你，他来这里住了两天。”阮秀芳垂下头，不敢直视阮子薇惊诧的表情。

“他带你出去过几次？”阮子薇发现这个情势像极电视剧中的——钓金龟婿！

“他……他会带我去最好的餐厅用餐。”她猛地抬头，眼中放射出晶亮的光芒。

是吗？他会吗？

“只有你一个人吗？还是你父母也一块去？”阮子薇紧追不舍地问。

“呃……事实上……”

“是你们全家对不对？就只因为他是叔叔的客户，只来